竹隱畸士集

八

竹隱畸士集卷十八　　宋　趙鼎臣　撰

箴銘

韓至之墓誌銘

漢太尉楊震以清德直道致位宰相傳祚儲祉燕其後世晉有王導謝安身任社稷之責而世濟其美咸數百年不絕而蕃盛其家有天下故大丞相忠獻魏王再受遺詔安國家其子儀公紹踵居相位鍾慶孕良枝葉蕃昌

閭施施無忌憚他日邂逅遇至之欲以賔客見至之曰若吾甿也不可揖使去一坐皆竦湯陰田舍翁亡其耕牛之舌来訴至之至之謝曰牛不可活矣恣烹之俄有告翁屠牛者亟執之曰若盜牛舌柰何又以是誣翁盜立服鉅鹿素多盜至之嚴保伍謹追胥常以薄暮疾驅至四鄙稽比其人人人虞尉来至跂立以須盜不敢發鼓藁號劇縣人喜訟而嚚為令者率多以罪去至之連宰二邑治皆有跡鼓城並滹沱河歲溢壞田至之築堤

禦其衝訖三年民無水憂遼人入貢往来官軍以車護致輜重皆亡命不進伺夜攘貨財掠子女内之車中吏不敢詰至之偵測姦狀一日坐驛門躬索之得男女十數人縱還其家而寘卒於法洎受代民相與遮道留之累日後十二年以尚書郎持節庭勞北使過其境兩縣之人爭迎拜于馬首去思之意未始衰也魏為别都守筦鑰者皆舊㢘耆臣尊貴不事事事決倅貳至之居其官號尤稱職調娛猛寛規矯中失剗夷痕瘢納以中道

府政以理人或不知其自至之出也旣丞軍器卽建言
武庫所儲歲繕完無已時承平積久率朽鈍不便利願
俾有司擇可施用者命工修補他悉以熙豐新法從事
輔臣以聞哲宗皇帝中說顧曰是議孰爲之昔居其任
者漫不以請何也於是帝方勑大臣薦進人才至之在
選中名對稱旨因擢常平入辭帝不遣遂以爲東宮屬
今上卽位儀公入相以嫌徙少監始魏王留守北都春
秋高矣至之以愛孫侍旁典記室贊內事王甚才之至

儀公於羣從中尤賢重至之至之所以事公亦最謹晨
昏去来不自嫌猜公罷相論者指其暱坐奪少監書其
官氏於籍以詔有司是時令太師蔡公方在翰林聞之
笑曰兄弟之子猶子也世安有父子而弗許往来者乎
既秉政立白上刋其籍稍剖符竹典大郡治聲駸駸流
聞且復用於時矣無幾何而病遂不起悲夫至之天性
純孝内行修飭居親之喪哭幾至於毀同僚練定得疾
僵路側至之馳往躬護至還逆舍又與造請諸公間以禄

其子如此類甚衆居官廉平喜以惠利及物所至州郡
輙簡廚傳節燕游當官者有市於民命籍書諸旬一閱
之僚屬頗怏怏不快而吏民咸徳其不擾也至之父諱
直彦贈金紫光禄大夫大父諱琚贈開府儀同三司於
王為親昆弟母崔氏魏郡太夫人娶晁氏太中大夫仲
嶶之女繼室范氏尚書右丞純禮之女封其號皆前至
之卒長子慶胄幼有令聞未冠而夭晚得二子曰堯輔
舜弼堯輔今為將仕郎女嫁朝奉大夫通判解州晁明

之朝奉大夫管勾北京留司御史臺李祠一未嫁他男
女皆不育韓氏世家安陽沒皆葬水治至之同産三昆
弟相友愛甚伯兄蚤卒至之拊其孤如已子至之之亡
也兩子弱未克喪事季弟詔方以朝請大夫拜冀州守
經營其葬無細大不躬他日泣謂余曰余賴先兄之訓
以及此令將舉其喪以從先大夫於九原子實知吾兄
敢請以銘至之卒於政和五年七月之戊寅而葬以宣
和元年某月之某甲子銘曰古求忠臣必於孝子於厚

者薄則安可恃嗟嗟至之篤於吾親吏議其過可以知仁帝庸起之俾牧于州謂將有為而逝莫留王孫如林不顯亦世我銘至之則獨以此

故朝奉郎太常丞劉中行墓誌銘

重和元年秋九月某甲子有宋朝奉郎太常丞劉中行卒其猶子夲以書來訃且曰叔父不幸窮一生以至于死今其孤弱未足以有託是死而又窮也將以宣和元年某月某甲子葬于某所願夫子哀而銘之叔父死且

人傳氏中行初補州郡吏三遷而為開封府叅軍出為
定州路安撫司勾當公事擢大宗正丞坐開封時鞫獄
有所不盡貶秩三等免所居官更赦以為潤州丹陽監
税管勾陝州太初觀於是朝廷稍憐之以為中行故儒
者曩誘以獄非其任致抵罪太常禮樂之司儒者所有
事也復召為丞秩滿遭母憂護喪東歸哭泣飲食不越
於禮至山陽得病遂不起年五十中行純厚樂易貌如
其心事親孝與人交久益篤官雖卑其臨事未嘗苟遇

曰吾謫不久已得祿厚甚矣尚何圖立治任將行有旨
許奉祠事乃已其於榮辱至如是家素貧無以為資母
病於京師倒其槖以為醫藥費其沒已殆不能斂而中
行又亡也一室之內母柩在前子棺在後祭無壯子室
無嫡婦幼孫纍纍無所託依儒者之論以為仁者壽而
生也直至回牛之死有所不合則舉而歸之曰天也嗟
夫若中行者非天吾誰尤哉中行初娶吳氏再娶王氏
尚書左丞安禮之女皆前卒追封安人三子嶧嶸岐與

二女子皆尚幼而嶸九歲入太學已能徧誦九經及他詞章詔賜童子出身嶸雖童子其容止見解已若老成人劉氏之慶蓋未艾也本字季高博學有逸才中行所素奇愛者銘曰嗚虖中行衆方軌以中驅子左而趨人角逐以競及子拱而立有蘊不出有齎不沒吾見其稱角而騂然者則英物也天其以是慰子於他日乎嗚虖中行

范彥武墓誌銘

紹聖初彥武始官韋城會余以喪居于鄉彥武與余游相好也三年冬彥武遭汝州憂余往弔之明年春而所生郭夫人繼卒哭泣過哀貌毀甚氣息僅屬余退而告人曰彥武殆可憂又明年春而彥武以不起聞嗚呼彥武諱世德姓范氏彥武其字也世為魏人後家于青皇祐正言諱令孫之曾孫贈監門衛大將軍諱禧之孫故汝州太守朝請郎諱綬之次子母曰仙原縣君錢氏彥武少謹厚在家無子弟之過長尤修飭以讀書自喜其

出而仕也非其志故益自力學於平居淡泊左右圖史
室宇蕭然被服若儒者與人交恭敬款容和易不流為
自負所藴思有以自見嘗以其業干有司輙不售故每
每為詩喜道其志識者憐焉其為吏能不以筦庫卑汚
為可薄當官事事不肯苟且凡所設施多有法度居二
年歲課大增以是得聲譽見為稱職素羸多疾晚復病
肺每發輙致殆余之初見彦武蓋已癯然矣汝州之喪
不數月而郭夫人亡彦武重自悲傷雖寢食從禮而疾

益痼既護其親柩歸里舍矣竟以故疾卒年三十有二時五年正月二十一日也聖人於毀戒在滅性以是卒者春秋譏之以為孝子不以死傷生示為人後之誼也若彥武始而病既病而離憂方其去家而為吏也亦將自効其材力以姑慰其父母之心令二親之歿至不旋踵回顧其家窮無所歸抱久病之支離當洊仍之鉅痛其勢必不能以長生久視於斯世矣則雖在喪而沒後之君子推本其性而恕之可也故余於彥武之銘尤為

之深悲馬彥武之配曰建陽縣君趙氏令大宗正某公
宗粹之女雖貴而有賢能行執婦道以承其夫天子推
恩澤之令故以彥武補右班殿直再遷左班殿直而監
滑州之韋城酒馬彥武有一男子尚幼於是彥武某兄
將以某年某月日舉彥武之喪從其先君葬之于青州
益都縣將相鄉之原前期以書屬余曰子與吾弟遊久
今葬有日不可以無銘廼為之銘曰學欲有立而命不
逢仕欲有養而親則終歸依其先維志之從烏虖彥武

尚固玆宮

彭子發墓誌銘

重和元年冬十二月丙戌夜鼓三下外聞叩門聲甚急亟遣人應之則故人彭戢子發手所貽書也余獨念此何時而倉卒若是發燭讀之曰戢不幸卒以謫死以後事累故人詰朝走往謁之則妻環尸而泣矣余入哭且弔問何以斂曰無有也問何以歸曰無有也於是西蜀之士大夫游於京師者相與出貨財具棺槨乃克斂且

歸余獨貧不能聘其妻安氏泣曰子發與夫子游最久儻得銘以志其藏則贈死之禮何厚如之余曰諾既而命其子儼以書来告曰將以某年某月日葬于某所願以銘為請子發姓彭氏其先京兆長安人後徙蜀之渠州高祖為鄰水令樂其風土因又為鄰水人其後三世皆隱不仕考諱壽娶王氏生子發既登朝以著令追贈其父為奉議郎王氏為太安人子發登進士第調涪州司户參軍召試學官充成都府州學教授知眉州青神

縣擢太學錄遷太常博士提舉淮南西路學事改兩浙
會罷學事使者得通判棣州未行學事置使如故復得
兩浙坐法免未幾管勾亳州明道宫退居其里會郡將
恣暴墨多所侵牟子發素剛不能堪公以語斥其姦訟
詞交興將坐抵罪而有司用法過當亦免子發所居官
稍更赦令遷奉議郎復提舉嵩山崇福宫抱其具獄入
訴諸朝事下有司有司含糊不即決於是令大丞相豐
國余公故嘗與子發為僚於學者哀子發之窮困於法

吏不能自解免方以其章下大司寇雜廷尉議所當坐
將有以湔洗之而子發得病死矣春秋方六十烏虖子
發於經書爲博通多藝能善琴家蓄古琴一張悲歡寒
暑不以去身與交游𣪚然諾重意氣性忼直不能容忍
於尋常人故與世多齟齬數起輒僨至阨窮不自聊則
取琴而鼓之方其操歸風雜履霜聲出金石氣象犁然
或奮袖起舞慷慨抑揚初不自知其有十年之謫也尤
好誼喜賙人之急爲舉子時將游學京師持縑三十端

愧其人子發初娶吳氏前卒繼室安氏封孺人生二男子曰儼曰佺一女子曰僊子發之沒也儼佺皆尚幼夫人携持諸孤護其喪南出宛葉絶漢水泝峽江水陸數千里以達于蜀其為人賢智有節操佐子發助力為多古高行婦人也子發既善琴以其法傳之妻女僊尤得其妙每鼓一曲子發輙太息自以為弗及銘曰六籍之芸芸兮余旦昏而藝之忠信之彬彬兮余童丱而履之日皦然而正中兮千載之慶也浩蜀江之茫茫兮其弗

濟則命也噫

竹隱畸士集卷十九　　宋　趙鼎臣　撰

墓誌銘

趙八行墓誌銘

趙仲祥居衛之南貧者依之病者歸之四方之好事者往必造其廬下至閭巷小人無不譽嘆其所為如是者六十年令天子以忠和孝友睦婣任恤八行論選天下敦厚逸遺之士衛南之人雜然言曰此非為吾仲祥設

也耶相與狀其事請于有司有司以聞天子為虛太學館之不使與羣貢士雜試于廷既賜第擢其姓名居甲科拜從事郎兖州節度推官居二年守臣馮大中奏言九齡治有績臣不敢嘿天子又為之召至政事堂俾輔臣詢考其行能遂以為太醫學正秩滿改宣教郎留不遣俄上書請老人或止之仲祥嘆曰吾景山一布衣願不及此行年七十矣不去何待有詔進官一等且聽以其職致事北歸故鄉鄉人出郭數十里迎勞奉羊酒具

音聲壽樂飲成禮然後歸父老以為榮宣和二年六月十一日卒年七十七是歲某月某日葬于縣之景山仲祥諱九齡姓趙氏世家開德府之衛南曾大父闓大父詡父定三世皆不仕仲祥既登朝始贈其父朝奉郎仲祥為人重厚强力事親孝母亡既葬廬其旁三年不忍去家素饒財至仲祥貲益豐自奉至約然樂施賙人之急倉卒叩其門雖未相識請輒諾求必獲無不滿意熙寧初縣官塞曹村決河役徒數萬一日餽用輒不屬有

司大懼仲祥載粟千斛薪百萬以獻衆大喜功賴以濟元祐大雪之歲流殍遍路仲祥為粥以食餓者所活至不貲旁近親之喪不能舉為之襄其事者以數十家其卓然可紀者蓋如此少無仕進意自念世未嘗以儒顯始課子弟讀書戒不得預家事痛折節延士大夫食客滿門以切磋漸摩之已而一門預薦書者至同時四人其後猶子宗説直方繼踵登進士第實仲祥發之晚而喜醫以為醫可以衛身可以活人是亦為政也遂精思

以求之平居尤善養生呼吸吐納自謂臻其妙素魁梧
腰帶十圍雖老矣肌體豐碩膚理腴潤步趨食飲若四
五十許人人莫不異之初娶蔣氏繼室王氏男信臣迪
功郎京畿轉運司催裝石段一女歸馮氏孫男女十人
始鼎臣高祖塋衛南而居韋城韋距衛南猶東西家也
故兩趙世相往來先公吏部視仲祥若昆弟然鼎臣與宗
說直方及第時又為同年生故仲祥且没命其子曰我死
必求銘于趙丞之信臣以告乃泣而銘之曰我以其富亦

以吾仁傾廩倒囊澤及四隣逝將終焉景山之下行或使之卒莫余捨其仕晚矣而壽則多我作銘詩千古不磨

伯姊墓誌銘

元豐中先君為文登守歲秋當舉士間嘗語僚屬曰吾州雖小而學者衆亦有異才宿望可當為舉首者耶丞掾以張即功對方是時萊陽之人適以獄逮即功明日期當入訊而吏持之急不聽自便先君曰嘻吾不可以徇獄吏而失賢請為子執其咎立呵吏出府門而縱即

功使就試榜出果為第一明年策進士髙等即功德先君厚甚會其配隨夫人卒而余之伯姊方擇對未嫁也先君曰求壻之賢誰如張即功者即功聞之遂請婚于是即功起布衣家四壁立伯姊既嫁屏華腴服纁縠若素處約者撫前夫人之孤慈仁惻怛意愛天至雖甚窘者不知其異也平居恂恂上承下撫惟以有所弗逮為憂調娛幾微杜柅織芥蓋人有所甚難者性寛不妬忌他人視妾御或迫于不得已至吾姊則坦然與夷出于

至誠人人懷歸莫不順愛初佐即功更州縣閱莞庫節衣約食未嘗使以家為憂米鹽出納一毫縷以上必手自親之内外斬斬一切以法令從事故即功為吏以廉聞即功嘗曰吾困戹久矣晚不自意得吾妻之賢如此家其少振矣乎已而男有室女有歸甥孫盈前無不滿意元符二年封太和縣君崇寧二年六月七日以疾卒年五十後十年追贈宜人趙氏世家滑州之韋城皇曽祖諱祕皇祖諱永寧贈金紫光禄大夫皇考諱某仕至

尚書司勳郎中贈中大夫母曰宜人周氏伯姊天性婉
娩資以明智尤重厚寡語言先君之喪殆不勝其哀時
節薦祀舅姑禮畢必改設位以饗前夫人躬率子女諸
婦再拜奠獻至老不少倦也其後即功仕浸顯嘗持使
者節以二千石祿致其事兩子世官食有田居有廬閭
輒歔欷謂其子曰此爾母之力奈何耕之而弗穫耶即
功既卒其孫康民裕民乂民奉伯姊之喪自登至于沂
以政和七年秋七月二十三日合葬於臨沂縣艾山鄉

諸陳村王家岡之原謂吾舅也銘吾母莫如舅之宜使以為請始余生數歲而失先夫人伯姊躬護以至于長其親則吾姊其恩實吾母也于是涕泣而為之銘即功諱田官朝散大夫云銘曰人之愛子必已出我撫諸孤衆如一燠寒飫饑體痛疾自孩而童至冠立甥來挽衣孫戲膝昔穮蔉之今秀實沂山之原考此室嗟汝後人勉自律

季妹十六安人墓誌銘

鼎臣生六歲而失先夫人同產伯姊仲兄季妹與余凡四孤兒伯姊後先吏部一年卒存者三而已季妹齒最幼先吏部尤愛憐之既笄為擇其配得故丞相康節公諱昪之孫陽翟張栽子義遂以歸之方是時子義嫡母崔夫人在堂而所生黃夫人共養左右崔夫人性嚴毅諸婦造次不敢輒進季妹蚤暮承顏惟謹退從黃夫人伸其私恩恭愛後先曲折不違兩夫人皆喜曰婦得禮甚已而從其夫官州縣職內事子義歷官以廉聞季妹

能安於貧所以佐成其志甚備子義既宰貴溪季妹暴得疾余時官會稽聞之悲曰吾以遠故不得視其疾雖然何以少慰吾妹之意先是季妹生數男女皆不育晚得一子曰尊愛之甚陰欲求婦於外家而未敢發也于是余立遣使奉許以幼女璿為導婦妹得報果大喜强力紉縫為新婦裳衣然病終不損以某年某月某日卒於縣舍始子義信陰陽泥卜筮余雅所不喜每每相折難而不可奪季妹既化其夫為所漸染故亦惑於禨祥

方無恙時嘗從容語余曰昔在漣水夢有何人告我曰若壽不過三十三其人與語皆了然蓋非夢也何吾生之短耶余深禁其語以為不然自是季妹撫幼穉加篤待妾媵愈慈其於家事姑息而已恬不為老壽計婢妾有求去者輒好謂曰少須之俟我過三十三恣汝所為既而果然烏虖子義既登朝追封安人以某年某月日從葬于先姑之兆子義嘗求余文以誌其墓余不忍也後十三年子義以朝請郎拜嘉州守病卒于京師將合

莫導以先人之治命為請乃泣而銘之銘曰曩汝真夢乎則死也何自而知之曩汝非夢乎則生也孰從而告之以為妄歟則既不能逃其期矣以為信歟則何造物者之規規也姑亦鑱諸石以志余悲而已爾噫

吳夫人墓誌銘

夫人吳氏世家京師髙祖廷祚事太上皇為樞密帝每征伐四方輒以謹信守筦鑰見謂勞臣父守一左千牛衛上將軍母曰華原郡主趙氏夫人既笄而嫁為侍中

某公孫正奉大夫南陽張公諱宗望之妻華原燕王元儼之女夫人蓋太宗皇帝所自出也而又家故樞臣夫族皆貴公子門地寵甚夫人既歸修婦道佐子職恭儉謹肅身不自知其貴事姑舅垂四十年竭誠盡孝左右奉侍如一日心不自知其勞睦宗族收婣戚疏密有恩人不自知其異正奉公薨撫諸子慈而莊愛而一已而諸子踵以材德進顯於時夫人之教為多於是伯以顯謨閣直學士歷帥瀛并二府叔以右司員外郎典皇長

子記室仲季咸以推擇為朝廷所官使夫人老矣氣體康彊聰明不少衰上嘗命右司公使北庭道當出高陽入辭上問夫人起居狀嘉歎久之因敕過瀛傳詔以勞其兄所以寵光夫人而慰懌之者甚渥高陽之人皆以為夫人榮會朝廷更定封爵拜太碩人夫人春秋益高諸子皆華髮顯謨公以方伯禄致養歲時嘉慶將吏僚屬詣門下候謁衣冠滿堂上愛孫諸倩奉觴薦壽搢笏跪起者相摩于旁夫人欿然無侈泰色已而顯謨公罷

河東兵與右司公相繼以事左遷視人情溫凉缺有間
矣而夫人怡然無慍戚容性寬仁樂施與所以賙戚屬
者甚備下至臧獲毋不愛也逮亡恙時即自製送終服
且以幣誘金山浮屠營所謂佛事者其於死生蓋若無
所甚愛云夫人生四男一女長曰近奉直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宫所謂顯謨公者次述修武郎磁州兵馬
都監次叔夜朝散郎提點亳州明道宫右司記室公也
次適宣德郎管宣州寧國觀餘皆前卒孫男十八人蒼

舒宣義郎大名府司録事大臨承事郎管勾彭州冲真觀庭承務郎管勾南雄州會僊觀容承奉郎磁州武安縣丞叔達承務郎伯奮叔獻季仲伯虎仲熊伯達叔豹伯适仲忽大鴻伯益伯夔未仕孫女五人忠翊郎監滑州天臺埽物料場宋徵通真郎潁昌府司録事楊奭登仕郎監北嶽廟楊淵假將仕郎趙伯牛將仕郎京西南路提舉學事司管勾文字錢堪其壻也曾孫男女十七人政和四年夏六月癸丑夫人以疾薨於磁州之官舍

年七十有九秋某月某甲子諸孫葬之于潁昌府陽翟縣大隗鄉高村正奉公之兆某顯謨公客也夫人侍之若子姓然客有問夫人之德者某應曰閨門之行隱矣雖然觀其子足以知其母今顯謨公以忠孝勤勞連將西北折衝禦侮聲績偉然兄弟接武更職華要夫人之慶厚矣寵祿之報抑未艾也客以為知言將葬諸孫謂某非吾子不足銘吾母亟辭不獲命乃泣而銘之曰抑抑泰伯棄幽弗居自西徂荆爰始氏吳逮于孫曾度祉

而興克踵其武懿厥延陵芮居長沙漢大司馬不隕其
承世有聞者宋受天命四征弗賓帝有莞鑰屬我信臣
信臣勞止乃燕厥後是鍾夫人惟德之茂本支詵詵實
自其出媲於公孫不顯其匹為婦而順不徑于正為母
而慈卒厚厥慶其慶維何昪弟翼翼朱紫成帷來時飲
食春秋時節大纛高旌元戎先路版輿是迎既貴且壽
甚康而適凡人所願毋弗我獲更八十祀以没其身誰
呱其泣白髮老人惟杞及梓我則種之帝掄其材既克

用之孰施云豐而報不鉅納銘于藏以詔終古

東邦憲母李氏墓誌銘

魯人東斌卿將葬其母告于其友衛人趙鼎臣曰斌卿母李氏世家隴西之城紀父來有奇行隱身弗出以其女歸吾父吾父家貧而喜客來無時至必相與飲食醉飽不問家有無吾母欣然擊鮮釀醇以饗之未嘗以闕告斌卿既孤衣食益不足吾母訓之學而勸以仕數舉進士不利怠而欲止吾母曰汝學未也勉之已而起家

登進士第得官東歸入謝于庭閭里聚觀迎賀洶洶吾母不色喜徐曰固先人之慶也汝何自得之他日吏於宛朐以公事免宗族唁焉吾母謝曰兒不職而黜宜也第使無愧心其亦足矣俄以赦令復斌鄉喜入告吾母吾母曰國恩寛汝汝何以報之葢其平生隱約困窮數矣終未嘗有慼容既而稍豐意象幾微亦不見其有所變也晚節喜浮屠氏燕坐焚香讀誦其書淡然若與世絶者年八十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以某年某月某日葬

于其所生二男長冠卿早卒次斌卿也宣教郎沂州沂
水縣丞孫二人曽孫八人其槩若是願吾子銘之斌卿
字邦憲父諱某某官家于鄆斌卿質朴有行義不樂文
飾常弊衣冠徒步塵埃中卒然遇之往往不知為官人
見其貌古服怪則又疑其為劒客竒士也與余同年登
科余獨厚善之銘曰生之所願得者夀也死之所欲傳
者後也夫人既兼而有之矣余又從而銘之蓋庶幾其
不朽也

孫令人墓誌銘

故魯國温靖孫公以道德學問事神宗皇帝於東宮晚節致位樞府為時耆臣有季女愛之甚與其妻魯國王夫人髙擇其配貴族家以少年公子自贊來請婚者相比肩立莫能當公意最後以歸故大丞相忠獻魏國韓王之第三子諱純彥字師質今為徽猷閣待制知開德府温靖賢其人以為足以當吾女者也魏王身相三帝仍父子再秉鈞幼子嘉彥尚賢穆帝姬拜駙馬都尉貴

震天下令人以樞臣子望匹勢敵年十八適韓氏入門
執婦禮甲甚事其姑賈碩人屏氣鞠躬求其意之所欲
而迎承之碩人老病凡膳羞寒温藥餌增損非其躬所
調嘗弗進也待制公自其少時喜從布衣諸生治章句
校藝文閉門讀書一室蕭然令人能將順其意躬治家
事細鉅有無一不闕逮故得專精問學卒成其志既策
進士第數剖符竹為大藩守臣令人佐之飲食所當市
之物裁當而已他不以煩人故所至吏民服其清天子

察九卿中治行潔修無如韓某者遂擢常僚列侍從宗族鄉里持羊酒詣門下奉謁賀者在堂而令人病不能興矣年五十七以政和八年四月十七日卒於興道坊之賜第待制公拊棺而哭曰予昔與我同處其約令不共享其泰豈不酷哉聞者悲之令人柔順悟敏工組紃善筆札居親與其姑之喪率幾於毀友睦娣姒敦厚宗族曲折有恩意親妾媵若子姓然無毫髮妬忌心都尉待制公同産弟也既受室而病賜告家居賈碩人憂之

令人調護之甚力逮瘉還第時從其姑過馬賢穆以家人禮待令人修前後之好相得歡甚然未嘗有一言干以私人兩賢之女兄嫁馬氏既各生子因相約為婚他日大長帝姬為子求之賢穆助為請終謝不許曰伯氏有曩言矣吾不忍食也後馬氏甥夭始醮别族令人初封同安縣君後以夫貴拜令人一男曰裕文林郎女嫁左司郎中姚宗彦早卒孫男女八人以宣和元年九月十七日葬于相州安陽縣豐安村魏王之墓次孫公

諱固鄭州管城人魏王諱琦其世系勳烈咸載國史趙鼎臣曰婦人無外事閨門之善史莫得以傳載雖然視其表可以察其裏余觀韓公立朝恂恂士大夫無識與不識皆推其真長者則其化之行於家可知矣余固宜為銘銘曰令人之慶席于温凊擇偶之難來匹於韓丕顯韓公相國之子耕於筆端執此書史我預燥濕卒遺於成侍帝左右儒者之榮原本闕而不餔啜涕滂良人慟此臨穴其逝已矣而德音存我作銘詩慰其後昆

竹隱畸士集卷二十

宋 趙鼎臣 撰

跋

書楊子耕所藏李端叔帖

東坡先生既謫儋耳平日門下客皆諱而自匿惟恐人知之如端叔之徒終始不負公者蓋不過三數人端叔既窮故人無與相聞者今觀其書詞猶能使之眷眷如此今固有以得其人不待相識也宣和辛丑孟冬僕英

燕日東郡趙鼎臣書

書陸靈傳後

徐君作陸靈傳而自隱其名夫靈之功德大矣詠於詩載于書紀于春秋旁出於周官漢禮傳記之言諸子百家以文詞義說道靈之名迹者不可勝舉蓋自揚雄孔融徐邈劉伶之徒爭以其智各推所長賢之則以為聖人褎之則以為從事然大抵往往得靈之一端而莫窮其趣獨吾徐君起而收其後取衆人之所未甞言極自

昔之所難為容者搜索放象列而陳之折聖心於既往
發潛德之幽光使千百歲以來沉酣枕藉日用所不知
者怳然大明而陸生之美由此益章嗚呼可謂勤矣君
子樂道人之善凡靈之功德施于吾輩尤多且久正當
并智岀力盛談極譽雖報萬一且若不暇尚何隱之有
哉世傳靈之先蓋星精也其後有家于秦西之福禄城
儀狄異焉薦之于禹是時禹方決九川懋水裼胼胝黧
黑務求枯槁憔悴之士以共其功顧所薦乃獨温醇軟

美為容悦者惡之不甚善也商之末世陸氏用事周公誅之且懲其族而申誥焉故不得志于三代之際秦漢而後其業浸廣武帝窮奢極侈以奉其欲既而耗匱無所取資乃尊貴靈族以誘致天下末年民不加賦而上用足於是後世遂寶用其術而靈之宗戚子弟布滿郡邑歷至于今不廢也唐初五斗先生甞為陸氏作譜其說尤詳今亡矣不可復得然求之逸書大畧如此余既以不親見譜為恨幸甞竊味靈之餘波遺澤慨然歆慕

雖未足以徑造其源然不可謂不傾其瀝液者也遽喜徐君之能傳其事故為之書凡靈之言行功迹徐君之所既詳者皆不復綴惟著靈之世家焉

跋錢服道畫

錢服道顧盼精悍談辦縱橫褋以滑稽坐客絶倒已而徐考其言未始不有味也今觀其畫乃知此即佳處故自不凡

王子猷在山陰月夜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乘舟詣之

經宿方至造門不前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説者謂山陰去剡蓋百餘里遡流而上極為崎嶇經宿之興安得不盡以為畫事者之過今觀此畫溪山清絶爽氣逼人顧雖千里將必命駕而況一朝夕之頃哉細人喜以俗情度量君子類皆如此雖然徽服道昔賢賞會將見詆于俗子矣畫有雪満剡溪

退之詩曰猶嫌山在眼不得著脚歴往語山中人與我澗側石好事者之愛山動如此始余來洛便有意于嵩

少官有吏責欲往不能所謂澗側之石顧又豈力之所能致哉幸服道與吾鄰而不吾鄙也姑將時時閱此畫以自償其不得往之心庶猶愈乎畫有雲連嵩嶺自伯時父沒士大夫之畫未有超逸絶塵能繼其後者吾於服道蓋未見其止也

跋猶子棄畫

猶子棄少孤且貧自學書即喜畫初無有教告之者所居環堵蕭然然圩墁之飾惟謹墻隅屋角無非畫也年

益長家益貧其喜畫益甚昔之工一藝者往往多窮羿以射窮韓非以說窮孟郊賈島至各以詩窮終其身棄乎棄乎汝姑毋工余懼汝之窮也余昔從軍并州冬大雪凡五晝夜不止屋瓦之厚三尺一日從二三酒徒挾重裘馳駿馬相與登爽亭以望西山縱酒劇飲夜三鼓乃歸自以為一時之豪也今觀墨隱所畫老子於此興亦不淺棄自號墨隱居士

雜文

讀酷吏傳

張湯杜周俱為漢酷吏其所誅殺夷滅及因事而死者各不下數千百人然皆及身為三公傳子付孫封侯出牧為世家顯人較漢公卿自蕭曹而下累葉顯貴有如二人者乎世之説者曰湯雖酷然能薦士不揜人之美以為陰德之報余謂殺人與薦士其功過固有輕重就令薦千百賢才猶未足以贖數十人無辜之命況湯所薦其顯者莫若兒寬夫寬亦何足數哉然此尚為有説

至若周繼湯死之後詔獄益多廷尉及中都官逮至十餘萬人兩子夾河為守皆酷暴甚於王溫舒而又史未嘗言其薦一賢揚一善者其不及湯遠矣然為御史大夫家貲巨萬死於牖下宗族子弟奕奕華盛延年欽業皆為名臣校其所享于湯為優此又果何德以致然哉説者於此亦能自持其辯乎古今言禍福報應者多矣韓退之曰君子得福為常得禍其不幸也小人得禍為常得福其非常也但不可謂善而不福惡而必禍余謂

此說最為得之若湯周者是亦小人之幸者耳不可以一時苟免而遂廢萬世之公論也兄弟操兵各殺一人兄執以死弟逃而生因以起家遂為巨室此亦時之適然夫安知其所由來乃私欲必有其說故詰之而不得不窮也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易曰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書曰福善禍淫嗚呼斯殆聖人所以教天下後世者固必當以是為說乎然其大理固亦不能逃于此也

戒殺辯

釋之説以人與物為一槩曰人各有性物各有生殺是生者必有獲是報譬如雨澤起自汙池斯須離天復為池水以至于為犬豕為牛馬隨所緣而甘心其言循環復熟若執左契操質劑對手責償豪釐不漏世之儒冠而禪誦者莫不籍其口矣余素非學釋者而亦嘗以殺為戒或曰儒何戒余曰物亦生也人亦生也物之愛生猶人之惡死儒安可以不戒或曰儒固不殺生歟余曰

子謂圜丘之祀若老婦之祭竈清廟之歌猶田鼓之樂神邪説葢有所取爾也郊而享帝牲用繭栗君羣臣從執刀啓毛神以降格物不疵癘吾之殺也以奉天尚何跂喙之足云哉王師凱旋六服會覲饔餼有秩殺體必備禮交意接下睦上安吾之殺也以治人尚何騂犁之足辨哉若夫方丈之席數寸之匕食可享賓味足薦酒而復鐫琢鱗羽剞劂卵㲉左炰右烹掉舌待餉是謂殘百生而快一心儒又烏可以不戒乎孟子有言見其生

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此吾儒者之説也或曰夫鼓刀而屠者日以殺為事矣儒則食其肉奈何余曰是又不可以已也人以穀為主肉為輔七十而不肉將有餒而死者且彼既殺之矣儒食之其何尤或曰儒者之道以兼濟博愛為聖其教將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也今吾子曰彼既殺之矣食之無尤則夫鼓刀者信有罪焉儒知之而不能化則何如余曰烏謂是耶孟子矢人不如函人謂其惟恐不傷人也夫矢人又豈可

以遂廢而不用哉特閔其擇術之不至爾然則鼓刀之不可使為儒儒之不可以化鼓刀非道不足也勢不可也儒之論特辨夫義之當否而已彼一屠酤者又奚足以廢吾之說哉

蝎辨

童子遊於庭或遇蝎焉其父曰必殺之是夫懐毒以待人者也乘人之不意而病之者也九州茫茫人物昌昌而蕞爾之生為之害玆不可赦其母曰不然物各有生

生各有性懐毒者非蝎辜也天實使之然彼未毒我而我殺之不仁知天為之而已讎之不智且蝎非乗人之不意也我不虞焉而犯之彼懼其傷已也斯毒我矣見一蝎而殺之天下之蝎可勝既乎不足殺避之而後可爭未竟長子趨而進曰吾父母之論不太甚矣乎或者殺或者不殺均于情之蔽也父曰必殺之是病惡也而不知彼性之不可移殺雖多何益母曰勿殺之是原情也而不知彼辜之有不可赦者拱手而故肆其毒亦不

可謂仁也天下之蝎無窮而毒人者不可赦天下之有毒者亦無窮而未毒人者不足殺屏之而勿親棄之而勿恤常置乎無事之地使無所逞其毒而可保其生焉吾二親之辨庶其通乎於是父母釋然而解怡然而笑顧童子而赦蝎罪

遊山録

政和甲午夏四月余與猶子奕祖德將詣奉高辛亥癸韋城仲兄美之暨里中親友餞别於羅固村之酒家飲

至日昳乃就道夕次衛南縣壬子次開德府癸丑次永
平鎮甲寅次濮州祖德馬忽驚逸數百步得行人執之
乃免晚宿范縣乙卯次麟臺鋪謁宣聖祠讀李文叔所
譔碑因憩僧舍酤酒于市頗美晚宿壽張縣囊輒告匱
以金繒鬻于市皆不售丙辰窘甚僕馬皆告病次鄆州
乃僕馬遂飽而前丁巳發鄆州夕宿新鎮戊午次翔鸞
鎮去奉符二十里許大風且雷俄雨不沾衣止夕至奉
符縣館于西寺已未復謁嶽帝祠下周覽廟貌久之至

炳靈公祠因遊玉女池池水盡竭出敗楮錢如山邂逅縣尉曹餘慶者語余曰歲至四月八日則四方之來者益希因決水取池中所投物籍而歸之觀中縣吏察焉僕為是來也余問以今歲所得曰凡得黄金二百銖有奇白金數倍其重纁繒衣服下至襪屨亦數百計云晚與祖德遊會真館登瑞雲亭且觀章聖皇帝金字所刻碑而羽衣之徒無可與語者遂歸于是余將登山假輿徒于邑中輒不具怠而欲止會奉符有姜子華居實者

余故人子方之子也聞之造門曰子欲登山耶胡不告我輿徒細事耳即徑出俄頃復至曰輿徒謹具請從子遊遲速唯命遂與居實祖德三人者步至岱嶽觀而飲飯已穿西北支徑而上讀唐顯慶所刻碑過大小水簾次回馬嶺遂登黃峴舁者僨與居實棄車而徒至御帳大中祥符所臨幸也道傍巨石往往竅穿尚存蓋幄坐所繫維云自是山愈奇路益險深巖邃壑應答不暇至龍口泉水出石縫間其寒凝冰其甘天成非世俗飴蜜

所可比方也余素憚飲寒至是亦滿腹俄登十八盤遂至絶頂小憩于玉女殿之旁舍居實約曰日且暮矣請與二子薄遊而亟歸歸當飲吾酒于此因戒守舍兒具飯甚急既而相與至日觀峯則月已出矣是夕望也自山俯視見太陰如盤亭亭于霄漢之表意象甚奇余大叫呼姜曰君酒安在可亟飲我姜立命僮奴挈三榼以至縣外而木中形方如櫝不類酒尊余大喜遂席地而飲俄聞悉窣有人行聲余忽心動曰山中暮夜安得此

聲耶左右告曰去此數百步有庵居之道人非怪也亟遣人連呼之皆不應則又傳聲諭之曰是間有酒請與道人飲之語未絶左右大呼笑曰應矣有頃即至遂延於坐問之則密州道人張景巖也年五十餘居太山七八年矣鬚鬢皆黑漆語言純直無方士虛誕之氣飲數行探懷出茯苓松花數種薦酒茯苓出地未久搗之如粉而甘松華漬以鹽皆辛芳可愛衆益喜俄而倚風歌道家曲數闋飄飄有出世間意葢傍若無人者酒盡穿

東嶺而登道中月明可數毛髮徧至秦漢唐以來封禪壇觀李斯所刻石摩崖始皇巨碑久之碑高數丈石瑩然如玉而表裏通洞無文字銘識俗號沒字碑古者豐碑以繫牲初無銘識皆出于後世之彌文秦猶近古意其此類也歟稍降至山側則唐顯慶開元本朝大中祥符磨崖所刻碑在焉既而歸卧月已亭午矣辛酉夜未艾率二子夙興攬衣寒甚挾纊被毳而出方行數十步則道人者已俟于中路矣遂復至日觀峯上山間莽蒼

曉色未分俄有赤光發于極望之東道人曰未也是陽輝之先至者爾須臾霞采四出炫晃騰射衆皆注目視之少頃金規一縷隱起于青冥杳靄之間道人呼曰日將旦矣既而大明赫然湧出雲端恍如車輪萬里直上光耀所燭東極滄海波濤動搖遠接天際是時山下陰翳尚未辨色道人以手加額曰貧道居山七八年昨宵之月色與今旦之日光天宇清明洞徹太虛殆未曾有也因邀至所居庵具盥沐設湯劑禮意勤甚環庵之内

皆素所儲藥余偶謂曰松根茯苓與夫黃精紫參皆君所厭飫矣頗常得異草靈芝不死之藥乎道人色變徐曰吾以昨日之旦登明月嶂之絶壁獲紫芝一本雖吾弟子不知也子何自知之因取以遺余曰請以為子壽且曰吾庵雖陋方將改築而增大之以待四方之至者今幸遇子子其為我名之余辭不可則請以採芝命庵道人喜自於巖間取方石滑平如紙曰子并為我書之吾將刻諸此余雖不解書然亦不能逆其意復自東嶺

取道而還將命駕道人攜酒來别余愛其真率因不復
辭飲已厚相鄭重乃去下山益險不可以車余與居實
挾以二黥杖策而步於是道中游人尚班班往來有陟
者有降者有跣而進者有負而趨者流泉玲瓏飛鳥閒
關耳目所接無不可意余行疲甚往往掬水以飲枕石
而眠延縁溪谷中擷幽花探怪石欣然不自知其足力之
勞也次黄峴小休飲于道旁之酒家過水簾登其顛水
中發巨石得伏蟹十數其小如錢居實貯于瓶以歸既

而復抵岱嶽觀假寐至暮乃還縣壬戌發奉符將宿迎
鑾鎮既而不及遂宿于呂店之逆旅癸亥次鄆州浴馬
於州之七里澗而後入甲子次石虎鋪乙丑過壽張次
麟臺復飲于向之僧舍醉而就枕醒乃起行歷范縣不
宿夕次王村鋪丙寅次濮州祖德先趨開德余為故人
盛公遠所留遂宿于驛丁夘公遠置酒日暮次永平鎮
戊辰次開德府乙巳祖德留開德余夜半先發由北城
繞故河至南城閽者守闗嚴甚拒僕久之方聽客去晡

時次衛南縣薄暮次羅固村聞郡從嘗來逆予以日晏不至而復酒家者攬余馬請飲余辭以夜不果飲二鼓呼門入城遂還舍蓋自往而復凡十有八日也

乾隆御覽之寶